

# 洪忠煌文集

洪忠煌 著

黄河作为中国文明摇篮

的条件和机制，黄河流域吸纳了各地的文明要

素，也融汇了各地的文化，因而是一种经过升华的文化。古文化

遗存在长江流域虽然分布甚广，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应作比较研究。

去。历史上，黄河曾为今天服务。给人启示。搞历史科学的，自然比较关注长江文化研究在历史科学领域的作用，但学术都离不开现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洪忠煌文集

洪忠煌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忠煌文集/洪忠煌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  
(中国学人丛书. 第3辑/孙汉洲主编)  
ISBN 7-5034-1794-3

I. 洪… II. 洪…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文学评论—中国—文集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3323号

---

## 洪 忠 煌 文 集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印 刷: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32

印 张:9.25 字数 230千字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06年1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4-1794-3/G·0376

定 价:200.00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洪忠煌

浙江作家书库

## 收藏證書

洪忠煌先生：

您赠送的《戏剧意象》、《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戏剧艺术概论》、《影视剧诗学》、《话剧殉道者——中国旅行剧团史话》和《莎士比亚与二十一世纪》等六部作品，已入藏浙江作家书库。特颁此证，诚表谢意。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洪忠煌

浙江作家书库

## 收藏證書

洪忠煌先生：

您赠送的《洪忠煌文集》和《血泪姻缘——婚恋众生相》（纪实小说集）两部作品，已入藏浙江作家书库。特颁此证，诚表谢意。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 目录

|                                |       |
|--------------------------------|-------|
| 水·火·小径（诗） .....                | （3）   |
| 时间永驻（诗） .....                  | （4）   |
| 古运河的沉思（诗） .....                | （5）   |
| 古怪的恋人（诗） .....                 | （7）   |
| 五洞桥（散文） .....                  | （8）   |
| 梨园志士当都督<br>——刘艺舟传略（传记文学） ..... | （16）  |
| 柯可与穆木（电影文学剧本） .....            | （21）  |
| 普陀晚霞（电影文学剧本） .....             | （79）  |
| 雾中伊人（12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       | （130） |

# 剧艺文化大学问也

——序《洪忠煌文集》

黄宗江

文劫过后，百废待兴。大废需大兴者，文化也。盖所称“文化大革命”，其要害在于革了文化命脉。时见王蒙一文，标出作家要学者化云云，触目哑然愕然。试观往昔作家：周氏兄弟、学昭冰心、巴金、曹禺……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学贯中西，而今却提出作家要学者化，能不令人惶然慄然！天下艺文，作文作艺，哪一行不需要大学问？西方朔卓别林曰：“要想在艺术上有点造诣，一辈子是不够用的。”逢“文革”“盛世”，多少英才的一辈子都糟塌了，哀叹焦急何可言说，均以大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的文化复兴为盼。余生也晚，老尚未朽，一生从事剧艺，剧艺者概括戏曲、戏剧、电影、电视。一脉相承。作文作艺多期雅俗共赏，亦容分赏，追求大雅大俗大洋大土之境。“文革”后我寄居老妻阮若珊任教的中央戏剧学院，近邻克莹教授介绍一位毕业生洪君忠煌携一卷他的老舍研究论文来访，投缘可想见。岁月匆匆，跨世纪矣。猛见《洪忠煌文集》即出，仅阅目录近百篇、百万言。遍及《话剧是不是民族文化》、《戏剧文化需要横向交流》、《悲剧浅论》、《喜剧漫议》、《戏剧复兴的希望》、《中华戏曲美学命题体系初探》、《京剧文学的革新与程式化问题》并及越剧、婺剧，又从莎士比亚与俗文化、与现代派戏剧，论及老舍、曹禺、唐槐

秋诸先贤、诸“话剧殉道者”……洋洋洒洒，美不胜收，集文史哲诗与一炉。能不令一生以艺徒自命之我掩卷太息！论文以《时尚与永恒》开卷，斥媚俗雅之徒，倡大雅大俗之风；以《浙东学派对当代文学的启示》压卷，洪君乃浙东余姚人，我亦浙东温州人，素仰王阳明、黄宗羲诸先贤亦属实事求是之说，长慕古高则诚、近王国维、董每勘、王季思诸剧史大师，均浙东人士，光我乡里门楣，泽及后人，洪君命我作序。难推托，略进同行俚语为贺，亦殊荣也。

乙酉入冬

## 水·火·小径

水火不相容,这只是物质的真理;  
对于灵魂,水火交融才是真谛!  
烈焰会烧毁一切,却不可能烧毁  
柔情似水的纯洁灵魂!  
火是太阳,可曾烤干大海?  
大海就是我爱你的一颗心。

你深沉的黑眼眸凝视我的心,  
就像阳光透入海底;  
一片熔金洒满大海,  
狂暴的海面变得宁谧。  
我在静静地探寻  
通向你那黑眼眸深处的小径……

《曲桥》2002 年夏季号



## 时间永驻

当我从高架路上飞过  
我总要向她投去匆匆的一瞥  
一缕情愫穿透岁月的雾霭  
把我引向童年

在我眼前浮动的水光波影  
周遭的空气令人依恋  
奇异的遐思重新萌动  
在我这开始凝滞的心头

她恢复了清纯的容颜  
抹去了黑夜的忧伤  
岸边公园有如梦美景  
古运河把青春注入我心房

《曲桥》2002年夏季号

## 古运河的沉思

三轮车颠簸在河岸的小道上，  
黑沉沉的河水在我身边静静地流淌，  
哦，南归的第一夜，  
我看到了运河穿过天堂！

阳光下色彩斑驳的油污铺满河面，  
排成长列的平底驳船驶过桥洞，  
河埠头的石阶连着我儿时的记忆，  
水上人家，傍靠着大片船篷。

这幽暗腐臭的水凝结着千年尘垢，  
托起船底，让满载的砂石平稳地滑动。  
世上最长的人工大动脉，  
民族伟力的记录，历史的见证！

你不像黄河那样浊浪滔天，  
也不像长江那样波涛汹涌，  
但你不会断流，也不泛滥，  
你只听命于人，为民所用。

你载过帝王豪奢的龙舟，  
转瞬间它却如污泥沉淀河底；  
你见过兵荒马乱、硝烟弥漫，  
如今在你两岸已是高楼林立！

我们的祖先深知水养育人也危害人，  
大禹治水至今已达五千年，  
但黄河、长江未能像古运河似的驯顺，  
年年汛期都需要抗洪抢险。

何时科学之光照耀水利工程？  
古运河源头的几年巨变给了我信念！  
那拥挤简陋的旧街区变成通衢大道，  
古运河源头出现了天堂里的花园！

古运河两岸的风光日益美丽，  
运河水终有一天变得澄清；  
如同人身上的血液要新陈代谢，  
祖国的南北大动脉也将除旧布新！

《运河情》诗集  
(杭州出版社 1999 年版)

## 古怪的恋人

往昔在我心底里  
你是最美好的字眼，  
这些字眼迸出我的嘴唇  
在你听来却成了谎言！

如今我才明白  
你是一座炼狱：  
无数个失眠之夜  
是你给我的惩处！

你是一架绞肉机，  
但绞碎的不是食品，  
而是人的真情，  
是我给你的一颗心！

你是一面哈哈镜  
把站在你面前的人形  
幻化成千奇百怪，  
还伴随着阵阵笑声！

1990 夏夜

## 五洞桥

我又见到了五洞桥——我那魂牵梦萦的童年和故乡的标记。

顺着出站口的人流，我踏上新建的候青门桥桥面，这里是走进余姚市区的入口。蓦然间，我瞥见了那座有着五个桥洞的拱桥的古朴身影，她兀自耸立在那里，与我脚下的这条平坦的新桥平行。往另一方向望去，原先是弯弯曲曲通向郊外胜归山的一条河边土路，现已辟为通衢大道。在我的热切的目光搜寻下，“河埠头”仍依稀可辨，接近水面的石阶上，不正是当年我妈妈捣衣的所在吗？

记得童年的我每每跟着妈妈穿过“洪家道地”的院落，从一扇小门出去，就到了“河埠头”。阳光下，我站在母亲身边，出神地眺望当时觉得很宽阔的河面，听母亲边洗衣边讲述“潮涨潮落”的规律。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我家是大家族里的一个人丁单薄的分支，从“坐吃山空”、因得肺癆夭折的祖父起家道衰落，住在“洪家道地”边沿的一条叫“燕怀里”的小弄堂里，一幢不大的“三上三下”的木结构房屋，老式的大门口有一块“郎官第”的匾额，原先还有一对小小的石狮子。大门口的石头门槛和小弄堂里的石板地，是我童年经常玩耍的地方。

从火车站进入市区的主要商业街道“新建路”，是按王阳明的封号“新建伯”命名的，一直通到古城的心脏地带——耸峙在姚江北岸的“舜江楼”，是古城楼，在它后面是古时的县衙门、国民党时代的县政府，我上小学也是在那大院里面的“阳明小学”。与“新建路”丁字交叉的一侧，旧称“滨江马路”紧靠龙泉山脚下，山上有“四大贤人”的碑亭。余姚这文化积淀甚为深厚的古城是我国先哲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的故里。登上郁郁葱葱的龙泉山，俯瞰那条如同带状蜿蜒在古城中心的姚江和新旧两座并排的江桥，我总感到那么神往。位于这座小山的制高点的“梨洲亭”，还勾起我青年时代的遐

想：大学时我曾只身回故乡，在四舅妈家里住了三天，恰与我自幼熟悉的表妹美琪相会，她领着几个表弟、妹一起陪我上山，大家就在亭前一块巨石上小坐；眼下展现如画的江桥全景，石上飘拂着亭亭玉立的表妹的白色裙子，我感受到无上的幸福，以致回北京后我还一度陷入柏拉图式的热恋心境。多年后听说她婚后因病早逝。

江桥附近有个小小的码头，由一个小平台和若干级石阶组成，旧时充当内河小火轮的停泊点。在我十岁那年，我父母（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失业曾回老家）带着我重赴上海（我的出生地），为的是去谋生，外婆率领我母亲娘家亲戚们都来送行，就在这个小码头上。如今看来很小，当时却觉得很大，江面也似很宽。幼小的我登上了小火轮，随着驳驳的机声，驶离了小码头，沿江驶向外面的天地，悠然远去，就此离开了故乡，走进了大千世界。

半个世纪的人生旅程，已经化为记忆，在“往昔”的烟雾里若隐若现。今天我之所以能伫立五洞桥上，沉浸在回忆中，环顾故乡的风物而感慨万千，固然有着“小小离家老大回”的背景，却也有赖于这一稳定的历史时期。可不是吗？这需要闲适，需要超脱，而闲适和超脱在我以往动荡的经历中是难得的呀！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但丁的诗句——

好像一个人从海里逃到了岸上，  
喘息未定，回过头来，  
向那险恶的波涛频频观望。

——《神曲·地狱篇》

就从这座五洞桥上，我的视线投向与平行的候青门桥（如今已是平坦开阔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眼前浮现出半世纪以前的一幅画面：幼小的我搀着姐姐的手，站在那条颤巍的长板桥面的一块烂木上，脚旁有大窟窿可以看到河水，到桥脚下还差一两步，偏偏在这时我俩被隆隆而过的炮车和马匹围困在那里不敢动弹了，记得当时我吓得想大声嚎哭却又欲哭无泪，也不知等了多久才脱险，时间仿佛凝固了。这是国民党败兵从前线撤退路过那里。事后在妈妈和姐姐中间经常谈起我所遇到的这一险情。这是我最早窥见的“战争”这一庞

然大物身上的“一斑”！

最早？不。儿时记忆中的一个场景，是妈妈告诉我的，但后来我已分辨不清这究竟是想象还是我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当时我才四周岁，推算起来是抗战接近胜利的那一年（1945），妈妈带我乘海轮，从上海经东海（即东海）回余姚，那是一艘很拥挤的轮船，天气闷热，还记得妈妈一件一件地给我脱掉毛衣。海上突然与日本军舰遭遇，子弹嗖嗖地从轮船上空掠过，妈妈整个扑在我身上，用她的身体把我包藏起来，那真是胆战心惊的一夜！

我的童年也还有过与战争直接照面的亲身经历。那是余姚解放时，枪炮声响彻一宵，而我居然全未听见，因我那夜正发高烧闹耳聋（我小时候多病）。但余姚解放后的头一年内，国民党飞机疯狂反扑，那战况我可是亲眼看见了：不但有被机枪扫射得百孔千疮如同骷髅般的废碉堡，有夜间传来的据说是炸毁一座桥梁的巨大轰鸣声（当时我们全家如同所有百姓那样躲在自家方桌底下，桌面四周用几层厚棉被围住权充“防空洞”），而且有空战的实景。那时天天逃难到胜归山躲避空袭，一次飞机掠过头顶（我们全家人蹲伏在乱坟中间），与不远处一座碉堡里的高射机关枪交战，飞机每次俯冲时就像一艘黑色的大船，每次机身仰起时就从“船尾”冒出一溜黑烟，闪着火光，伴以沉闷的连续爆炸声。老百姓传闻，位于余姚东首的百官镇都被“燃烧弹”炸成了一片白地，大批难民逃到了余姚。果然在我的小学校里来了家在百官的新同学，在空袭中成了孤儿，我好同情地看着他（她）呀！

最难忘的，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痕的，是一个叫做“小和尚”的青年邻居的悲惨遭遇。“小和尚”大概是大人为了取吉利之义而给他起的小名，其实他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他是一个笑颜常开、爱说爱笑的高个子年轻人，非常乐观开朗，刚刚跟我家对门的阿香结婚。因他身强力壮，应征募当民工，去修公路。不到一个月，传来凶讯，小和尚被飞机炸瞎了眼，是炸弹扔到公路上，弹片击中了他的双目。阿香哭得死去活来。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在家门口玩耍时（其时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已平息下去），见到了小和尚，双目成了两个空洞，由阿

香搀扶着,却还会闻声与我打招呼呢。我不禁联想起这同一个小和尚不久前还在这老地方,一双亮晶晶的大眼忽闪着,绘声绘色地做着手势,向邻居们讲解,应该怎样张口吸气,以防止空袭把耳膜震破。

二十世纪!啊,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的百年,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地球上各个角落、各个国度内的漫天战火,不是都集中发生在这百年之中吗?!总的说来,我这一代中国人幸逢太平盛世,对战争的直接印象还只是擦到了战争尾巴的一点点边缘。仅仅擦身而过的这一剪影,已足够使我懂得什么是战争了!

正如我赶上了“战争的尾巴”一样,我也在封建宗法社会的尾声中度过了童年,更确切地说是在故乡对这一“尾声”略有所闻。我曾有一次“祭祀”(大家族里各家逐年轮流主办)中见过祠堂里悬挂着的祖宗世代的画像,记得他们仿佛头戴各种官帽。有一次,“洪家道地”的“后山房”(这是我家人很少去的有点神秘的大院)做“道场”,我去看了,只见大厅中央跪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孝子”,和尚、道士举着招魂幡在他头上来回幌动,大厅四围的墙上挂满了从“煎油锅”到“压鼻狱”的各种阴间景象的画卷(因我当时正在阅读我家残存的一本线装书《西游记》而对这类画特别感兴趣)。我还随着母亲感受过大家族里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父亲失业的那年冬天母亲给“后山房”的亲戚去做裁缝活儿,天天早出晚归,忍气吞声,为的是好带我去亲戚家里吃几顿饭。从母亲的多次口述里,我还了解到子她年轻时有个刻薄的婆婆(我未曾见过的祖母),知道旧时做儿媳妇有多么难:笑时被婆婆斥为“轻佻”,清早端着老式的高“马桶”步下楼梯,则被婆婆指责为“没有笑脸像受了虐待”,连儿子(我父亲)瘦下去都要被婆婆归罪于她“亲热”。妈妈这个后来曾去某山村小学里当过校长的知识女性(唱《义勇军进行曲》、吟古诗都是妈妈教会我的),虽然已是新式的大脚,但她那隆起的脚背上还留下了幼小时被缠过脚的伤痕,她赶上了妇女缠足这一残酷的古代陋习的尾巴。

我们所处的这一世纪,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的变迁之巨大剧烈,显然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略为回顾,也够令人眼花缭乱的



了。

就在这座五洞桥上，每到夏夜母亲总要带着我和姐姐去散步。有时站在桥上还能看到一些年轻人纵身跃入河水，游到岸上又跑上拱桥，循环往复地进行跳水训练。（他们是号称“国军”精锐部队的蒋经国的“青年军”，后来自然也被解放军打垮了。）现已污染的河水，可在当时还很清呢。记忆中最后一次上五洞桥纳凉，是母亲与当年16岁的小姐姐谈话，叫她参加工作。从此我那宁馨的童年时代也结束了。也就是在小姐姐当上护士的那县卫生院里，我从她周围一群戴八角帽的革命干部（他们笑声朗朗、朝气蓬勃让我感到很可亲）手中，最初读到一本记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书，一下子就入迷。新的生活展开了，不像原来的静谧，我在学校里扭秧歌，唱老解放区传来的革命歌曲，化妆成肩扛斧头的工人模样列队上街游行，还在县礼堂上台表演歌舞剧节目。那段生活很快活。

然而，曾几何时，我的历史突然中断，陷入一片黑暗。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个青年（有人在批斗会上颇为得意地发明了一个专用名词“年轻的老反革命”指称我），成了“牛鬼蛇神”。但我被发现具有“记忆力极强”的优点。于是培养为（可怜见当时我还有什么更好一些的培养资格呢）“坦白从宽”的典型，奉命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请罪，以致有一次我的心里不知怎么一来，突然产生了一种滑稽感，当场出声地笑将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因为我的文笔被用来流畅地描述自己怎样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苗子”，并且要像机器人一样对自己“恶毒攻击”的罪行重复表示悔改之情，可能是对这种机械装置般的处境的自我意识触发了那根笑的神经（这道理是事隔多年后我读到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一书才懂得的）。其实，要不是我的求学时代正赶上50—60年代初那段“免费上学”的好时光，本来按我父亲的那点职业收入，如在旧社会我家绝对供不起我上大学，最可能的是读完中学去进“写字间”当个银行职员什么的。

这个多出奇迹的世纪，也使我亲身体验到生命的奇迹。一个人要是吞服一跟针，很可能致命；吞服三根，当然更会致命；要是吞服一串（三四把）小钥匙，也有可能致命；再加一颗小鹅卵石，致命的可